



婚夜 冰凌

作于 1996 年 1 月 21 日
小說曾載于：《華人》雜誌、《冰凌自選集》

甫衛東關上房門，扣上保險，心口不禁一跳。他瞥了錢小梅一眼。
錢小梅坐在床邊上，低着頭，翻着一本《毛選》。

一百瓦的大燈懸空而照，房間里通明。牆上的毛主席像被照得光芒四射，身穿軍裝的毛主席栩栩如生。甫衛東崇敬地望瞭望毛主席像，心中念道：“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！”

窗外的高音喇叭正播着語錄歌：“馬克思主義的道理，千條萬緒，歸根結底，就是一句話，造反有理！造反有理……”令人熱血沸騰。

錢小梅放下《毛選》，起身走到窗前，關起窗戶，插上鐵鎖，用手摸了摸玻璃窗邊沿。玻璃窗糊滿舊報紙，密不漏縫。她走向床前，坐下來，脫下軍帽，拂了拂羊角辮，又抱起《毛選》，低頭翻看着。

甫衛東也脫下軍帽，露出平頭。他雙手捏着帽沿，走到錢小梅身前。

錢小梅縮身一抖，手中的《毛選》滑到地上。她彎腰欲撿。

甫衛東搶先撿起《毛選》，用手抹了抹灰塵，遞給錢小梅：“錢小梅戰友……小梅戰友……你、你《毛選》讀過幾遍了？”

錢小梅抬頭望了甫衛東一眼：“四遍……你呢？”

甫衛東盯着錢小梅的頭髮：“我已經讀了七遍了，現在正在讀第八遍……我們‘風雷激’紅衛兵團開展讀《毛選》競賽，我讀得最多。讀毛主席的書，越讀心里越亮堂。毛主席的書，就像茫茫夜空中一盞指路明燈，照亮我們前進的方向。”

錢小梅敬佩地說：“衛東戰友，我跟你比，還差得很遠很遠……”

甫衛東說：“毛主席教導我們：‘虛心使人進步，驕傲使人落後’。我雖然讀了八遍，但是跟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同志相比，仍然差距很大……小梅戰友，讓我們‘一幫一’，‘一對紅’，把毛主席的書讀到一千遍，一萬遍，讀……一輩子……。”

錢小梅兩腮漲紅，點了點頭：“好。”

甫衛東跨前一步：“小梅戰友……我……”

錢小梅望瞭望門口：“你舅舅他……他會回來嗎？”

甫衛東說：“今天星期六，他回郊區舅媽家，要到星期一早上才回來上班。”

錢小梅往床頭挪了挪身：“你坐吧，別站着……”

甫衛東坐到床邊上。
外面的高音喇叭播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宣佈廣播結束。四下頓時安靜。

錢小梅說：“好安靜啊。我過去總認為，像這樣的機床廠，每日每夜，總是轟隆轟隆的機器馬達聲。沒有想到，這麼安靜……”

甫衛東說：“聽我舅舅講，今天上午，廠里的造反派全部殺到舊市委開革命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權派奪權！”

錢小梅問：“那你舅舅沒去啊？”

甫衛東低下頭：“我真為他痛心。他是中間派、逍遙派，毫無革命斗志，是工人階級隊伍中極少數落後分子！……我上午氣死了，差一點不向他借這個宿舍了。”

錢小梅嘴巴動了動，欲語又止。

突然，燈滅了，房間墜入黑暗。甫衛東摸到牆邊，按住拉線，拉了幾下開關，燈仍然沒亮：“停電了。”他摸到桌前，雙手在桌上搜了一陣，搜到一盒火柴。他劃着一根火柴，點上煤油燈。房間里散發着霧光。

甫衛東覺得空間縮小許多。他回頭望着錢小梅。

錢小梅也望着甫衛東。

甫衛東心口亂跳起來。他走到錢小梅身前，伸出手臂，說：“錢……小梅，戰友……讓我們團……團結起來……”說着，他抓起錢小梅的手。

錢小梅不由自主地站起來。

甫衛東雙手抓住錢小梅的肩膀：“小梅戰友……讓我們團結起來……團結得像一個人那樣……”

錢小梅一攏頭髮，抬頭望着甫衛東：“衛東戰友，我們還沒有結……結合呢。”

甫衛東低下頭，過一會，他說：“那……我們現在就結合……”

錢小梅想了想，說：“好。”
甫衛東抓起桌上的軍挎包。從包里搜出筆和紙，伏案便寫——

最高指示
團結起來，去爭取更大的勝利
結合宣言書
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——甫衛東、錢小梅……

“等一等。”錢小梅突然說：“衛東戰友，我想在這個莊嚴的時刻，把名字改一改。錢小梅這個名字，充滿着資產階級的情調。”

甫衛東說：“那改成什么呢？哎，錢紅梅！改成錢紅梅怎麼樣？‘紅岩上紅梅開……’”

錢小梅搖搖頭，說：“錢紅梅，還是沒有改掉資產階級的情調，紅梅前面加上錢，這朵紅梅就長在銅臭味里。衛東戰友，我乾脆錢字不要了，就叫肖梅，小月肖，肖梅！”

甫衛東想了想，說：“肖梅，肖梅，好得很！簡短有力，叫起來響亮。肖梅，哎，肖梅還有革命的含義，肖梅肖梅，消滅美帝國主義！”

錢小梅一拍手掌，叫道：“對！對！消滅美帝國主義！從現在起，我就叫肖梅！”

甫衛東說：“肖梅戰友，我也想把姓改一下，甫這個姓讓人想起是甫志高一個派別的。上次，我們‘風雷激’跟‘井岡山’大辯論時，他們就沖我大喊：‘甫衛東是叛徒甫志高的小舅子’，真令人無比憤慨！為了今後不給‘井岡山’那幫保皇小丑有機可乘，我要把姓改掉！哎，肖梅戰友，改成許衛東怎麼樣？許這個姓，讓人們聯想起革命先烈許雲峰。改成許衛東，給‘井岡山’那幫保皇小丑們一個反戈一擊！當頭一棒！”

肖梅說：“明天，我們就寫個‘嚴正聲明’，宣告我們改名字了，跟資產階級，跟叛徒分子做徹底的決裂！”說完，她抬頭仰望毛主席像：“敬愛的毛主席，我們永遠圍繞在您的身旁，用熱血和生命，捍衛您的革命路線！讓紅色江山，千秋萬代，永不變色！”

許衛東把紙揉成一團，扔到牆角，又鋪新紙，飛筆急書——

最高指示
團結起來，去爭取更大的勝利
革命結合宣言書
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——許衛東、肖梅。我們出身在紅色家庭——工人階級家庭，我們全身流淌着無產階級鮮紅的熱血。我們無限忠於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，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！頭可斷，血可流，赤膽忠心永不丟！

今天，我們在敬愛的毛主席像前正式結合了，這是革命的結合！勝利的結合！我們莊嚴地宣誓：
在今後的革命征途中，我們仍將發揚‘捨得一身剮，敢把皇帝拉下馬’的大無畏革命精神，大造修正主義路線的反，大造修正主義路線的反！讓一個紅彤彤的中國永遠聳立在世界的中心！

敬祝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！萬壽無疆！！萬壽無疆！！
許衛東 肖梅
1967 年 10 月 25 日

許衛東寫完，從軍挎包里抓出一枚“風雷激”紅衛兵團圓章，張嘴對着圓章哈了幾口氣，用力蓋在宣言書的落款處，說：“可以了。肖梅戰友，你看看吧。”
肖梅捧起宣言書，看了一遍，問：“這樣行嗎？”
許衛東莊嚴地點一點頭，說：“行！有‘風雷激’紅衛兵團為我們作證。肖梅戰友，讓我們熱烈慶祝一下。”他從軍挎包里提出一個行軍壺，拔開壺塞，抓起桌上的搪瓷缸，慢慢地倒滿水，遞給肖梅：“肖梅戰友，這是延河水。是我一個戰友送給我的，他長征到革命聖地延安，專門跑到寶塔山下的延河里舀的。這比什麼水都珍貴。肖梅戰友，你先喝。”

肖梅捧着搪瓷缸，深情地注視着缸中的渾水，然後，雙唇抿住缸沿，喝了一口水。

許衛東說：“肖梅戰友，喝吧，大口大口地喝。讓我們的心中激蕩着滾滾延河水，就好像我們來到革命聖地延安。抬頭望見寶塔山，心中想念毛主席。”
肖梅閉上眼睛，慢慢地喝了半缸水，將搪瓷缸遞給許衛東：“真好喝。衛東戰友，我彷彿望到那尖尖的寶塔山，還有那燈火輝煌的延安窑洞，毛主席就坐在窑洞里，揮動巨筆寫着《矛盾論》、《實踐論》……”

許衛東捧過搪瓷缸，望瞭望毛主席像，然後昂頭

一飲而盡。他放下搪瓷缸，盯着肖梅，說：“肖梅戰友，我們已經正式結合了！”

肖梅迎着許衛東的目光，點一點頭，說：“我們結合了。”

許衛東突然慌亂起來：“肖梅戰友……”
肖梅說：“衛東戰友……”
“我們……團結起來……”
“團結起來……”
“團結得像一個人那樣……”
“一個人那樣……”

許衛東叫道：“肖梅戰友！”他伸出雙臂，猛然抱住肖梅。

肖梅打了一個冷顫，僵硬地挺着身子。
許衛東越抱越緊。
肖梅仍然挺着身子。

許衛東說：“肖梅戰友，毛主席教導我們：‘革命不是請客吃飯，不是作文章，不是繪畫綉花，不能那樣雅致，那樣從容不迫……文質彬彬……’
肖梅叫了一聲，猛然抱住許衛東的腰。

許衛東說：“我們團結起來了……像一個人那樣……”

肖梅閉着眼睛，頭頂着許衛東的胸：“衛東……戰友……”

許衛東的手伸向肖梅的腰間。
肖梅一把抓住許衛東的手。
許衛東急促地說：“肖梅戰友，‘革命不是請客吃飯’……‘不能那樣雅致’……‘那樣從容不迫’……”

肖梅說：“衛東戰友，我自己來……”她松開手，解下腰間的武裝帶，又解衣釦，解了兩個，她停住手，走到煤油燈前，“呼”地吹滅了燈。黑暗中，她摸到床前，脫下衣褲，躺到床里邊，拉過被子蓋在身上。

許衛東脫光衣褲，跳上床，掀起被子，兇猛地抱住肖梅：“肖梅戰友！”

“衛東戰友……”
“肖梅戰友！”
“衛東戰友……”
“肖梅戰友！肖梅戰友！”
“衛東……啊哟！”
“肖梅戰友，怎么啦？”
“……”
“肖梅戰友，堅強些！”
“啊……”

“肖梅戰友，堅強些！再堅強些！‘下定決心，不怕犧牲……’”
“‘下……下定……決心……不怕犧牲……排……排除萬難……去爭取……爭取勝利！’啊……啊！”

“肖梅戰友！肖梅戰友！肖梅戰友……噢！肖梅戰友！肖梅戰友！肖梅戰友！肖梅！你好！肖梅……戰友……”
“衛東戰友，讓我們永遠永遠團結在一起……”
“肖梅戰友，永遠……永遠……我們永遠永遠團結……在一起……”

“團結得像一個人那樣，衛東戰友……衛東戰友……衛東戰友……讓我們團結得像一個人那樣……衛東戰友……”
突然，燈亮了，房間里通明。許衛東一個翻身坐起來，望瞭望門口，說：“來電了。”
肖梅雙臂相抱，盯着許衛東。

許衛東低頭看着肖梅：“我……我去把燈關上。”

肖梅沒有吭聲，緊盯着許衛東。
許衛東也盯着肖梅。

突然，肖梅伸起雙臂，緊緊抱住許衛東：“衛東戰友！”
許衛東拉過被子，轉身抱住肖梅：“我……我們……我們再團結起來……團結得像一個人那樣……”

肖梅叫道：“我們、我們再團結……再團結起來……”
“肖梅戰友！肖梅戰友！肖梅戰友……”
“衛東……衛東戰友……”

一陣後，兩人喘息着，相偎在一起。

肖梅說：“衛東戰友……長征的時候，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好戰友……還記得吧，去瑞金的



路上，我……我小便急死了，可是褲帶打了個死結，怎么解也解不開……我急死了……”

許衛東笑了笑，說：“急得都哭了。”

“沒哭。”
“哭了。”
“沒哭。”

“哭了，哭了，眼淚都掉出來了。”
“沒哭，毛主席的紅衛兵無比堅強，從來都不哭。”

“好，沒哭。”

“衛東戰友……你當時怎么想起……幫我解褲帶？還用牙齒咬死結……還當着那么多戰友的面……”

“這是我應該做的。我們應該互相關心，互相幫助，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做的。”

“衛東戰友，你真好……”
“肖梅戰友，你也好……”

突然，肖梅將頭埋進許衛東懷里，哭了起來。
許衛東抱住肖梅的頭：“肖梅戰友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肖梅說：“衛東……戰友……有一件事情，我要告訴你……”

許衛東急問：“什么事？”
肖梅淚如泉涌：“衛東戰友……我爺爺……我爺爺……是小業主……”

許衛東猛然松開手，驚疑地看着肖梅：“小業主？怎么會是小業主呢？你……你不是紅五類嗎？你爸爸不是還當過童工？苦大仇深，怎么你爺爺又變成了小業主？”

肖梅說：“可我爺爺也很苦……”
許衛東說：“小業主怎么会很苦？”

肖梅說：“可我爺爺就很苦。這是我爸爸告訴我的。”

許衛東沉思着。
肖梅搖了搖許衛東，說：“衛東戰友，請你相信我爸爸的話。他還說，那時候，他們全家經常吃不飽，經常向地主借糧食。有一次，我爺爺去向地主借糧食，地主不肯借，還罵我爺爺。我爺爺無比氣憤，衝過去，打了地主一記響亮的耳光……”

許衛東急問：“什么什么？你爺爺打過地主的耳光？”

肖梅點一點頭：“千真萬確，這是我爸爸親口告訴我的。後來，我爺爺被地主的狗腿子關進去，打了半死。”

許衛東噓了一口氣：“這就行了，‘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壓迫，激起農民的反抗’，這是革命行動，是反抗地主階級的革命行動。這說明你爺爺對地主有深仇大恨，是紅色小業主，眼中農差不多。”

肖梅猛然抱住許衛東：“衛東戰友，你真好，真好……”

許衛東輕輕拍着肖梅的背：“肖梅戰友，你也好……”

突然，外面的高音喇叭響起來。一個男聲高喊：“革命的造反派戰友們！我廠‘紅色風暴’造反兵團今天殺向舊市委，批鬥了我市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權派張國田！現在他們凱旋歸來！讓我們向他們致敬！‘紅色風暴’萬歲！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！萬歲！！萬萬歲！！……”

一陣雜亂的脚步聲由遠而近。
“嘸！嘸！嘸！”有人敲門：“王師傅！王師傅！開開門！”

許衛東和肖梅緊緊相抱，驚恐地望着門。

門外有人說話：“王師傅！開開門！開門呀！……哎，怎么沒聲音？你看，門上沒鎖，燈又開着，肯定在。王師傅！開開門！借個煤油爐下麵條……”

作者簡介

冰凌，本名姜衛民，旅美幽默小說家。祖籍江蘇海門。1956 年生於上海，1965 年隨家遷往福州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業。曾任《法制瞭望》雜誌編輯部主任。1994 年旅居美國。現任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、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、紐約商務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、國際作家書局總編輯、《紐約商務》雜誌社長、《文化中華》雜誌社長、《國際美術》雜誌社長、海外華文媒體協會榮譽主席、杭州冰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、福州大學客座教授、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、兼職教授、福建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、河北美術學院終身教授、浙江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、陽光學院客座教授等。1972 年開始小說創作，主要從事幽默小說創作與研究，出版《冰凌幽默小說選》《冰凌自選集》《冰凌幽默藝術論》《冰凌文集》等著作。

社長：冰凌 總編輯：欣聞
副總編輯：白玥 程挺松 本期責編：程挺松 白玥

虞美人 / 五十年來筆墨耕

為幽默文學大方家冰凌先生“幽默文學
創作五十年”致慶

五十年來筆墨耕
字字潛忠貞
先生時刻未停歇
一萬八千五百二十日

識透世間形形色
古今指掌捫
書中莊諧皆幽默
真善假惡美醜自分別

褚成炎 于美國紐約
辛丑 暢月 二十三日

